



# 徽山湖上

郑统一口述 曹明绪整理

# 微 山 湖 上

郑统一口述 曹明绪整理

解 放 军 文 艺 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## 微 山 湖 上

郑统一口述 曹明绪整理

解放军文艺社出版（北京安德里北街21号）  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4 $\frac{1}{2}$ ·字数81,000

1981年11月第1版·198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29,000

书号10137·45 定价0.41元

## 目 次

小引 .....	1
一 初上微山湖 .....	3
二 趁热打铁 .....	24
三 锄奸 .....	35
四 微山岛战斗 .....	46
五 借路 .....	58
六 建立交通站 .....	72
七 意外的变故 .....	82
八 啃骨头 .....	95
九 四十一名伤病员 .....	112
十 伏小佐 .....	128
结束语 .....	135

## 小 引

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党在微山湖上开辟了一条由华东地区通往延安的秘密交通线。党中央的声音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的指示，几乎都是通过这条线路传达到华东各地，华东和延安以及敌后成百上千的干部，也都经常从这条线上过往。自从日寇一九三八年春占领微山湖以来，尽管他们烧、杀、抢、掠，实行了“三光”政策，但也一直未能摧毁我们的交通站，中断我们的交通线。

一九三九年，形势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。

康生在延安《解放》第二十九和三十期上发表的《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帮》一文，传到了华东。一时，“红”色恐怖在苏鲁豫边区蔓延开来。混进革命队伍的奸细乘机活动，在微山湖以西地区疯狂地开展起抓“托匪”、揪“托派”的所谓“肃托”运动。仅一个九月间，三百多名县以上领导人和党员骨干，以莫须有的罪名，遭到了枪杀、活埋。边区政府瘫痪了。恰在这时，蒋介石又一次发起了反共高潮。刹那间，日、伪、顽、土匪、反动会道门一起向我扑杀过

来。我鲁南山区，湖西革命根据地，一度只剩下南北十余里、东西一条线，一枪打得透的地盘；建立在湖上的交通线，也完全被敌人切断，被弄得上下不通，左右失去了联系。

危机！形势十分的危急！！

## 一 初上微山湖

一九四〇年夏天，黄河支队党委决定，让我带两个红军连队，组成微湖游击大队上微山湖，去发展抗日力量，开辟湖上交通线。

时间紧迫，任务艰巨。我由于急于完成这一新的任务，有点沉不住气。老练沉稳的支队首长瞅着我时，他眉头拧出了疙瘩，显出了不安。

“郑统一同志，”支队长彭雄站在湖西地区抗战形势图前，语意深沉地说，“你先不要火烧屁股，弄明白情况再走也不迟。这条交通线是通往我们首脑机关所在地——延安的一根生命线，万万中断不得。你这个刚上任的团政治处主任，又要去担任大队长兼政委，担子不轻哪！”

“请首长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我不知咋的，一接到任务，就受来上这么两句。为了宽慰首长，我还调了点皮：“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，去开辟一条线路，还在话下吗！”

支队长的笑纹并没展动，也没作啥赞赏，只是话语显得愈加深沉。

“可也不能大意哟！湖上的日、伪、顽，还有么子渔霸，都已串通一气，眼下气焰正盛，你们去了，危险肯定不少。”支队长说着，往前挪动了几步，“不过，敌人不是铁板一块，你们到了微山湖，要特别注意瓦解敌军，分化敌人。兵少将薄，多在这方面用些心计，也许会收到枪炮所起不到的作用。另外，这一带渔民百姓受苦很深，抗战热情满高，到那里一定要组织、发动起他们来。”

首长的指示，拨得我们心头的火苗愈加明亮。当天日头一落，我们一行三百余人，化装后分成十多支小分队，离开古城单县，向微山湖奔去。

平原之夏，别有风致。一抹青纱帐扯起，天南地北，绿浪滚滚，村落镇舍，就象漂浮在海洋上的绿岛。我们十多支小分队在绿浪中穿行，恰象一拨拨的游鱼。不过，此时的心境并不象鱼儿那么轻松、自由。沿途鬼子的封锁沟时时当头拦路，闪烁着灯火的碉堡、炮楼每每就在眼前，我们的心屡屡是紧一阵松一阵，松一阵又紧一阵。

天微明，我们“游”到了微山湖边。碧波万顷、鳞光闪动的微山湖尚在沉睡，就连远处湖崖边隐约可见的鬼子的炮楼，也没有一点动静。清爽爽、凉丝丝的湖风，裹着芦花、荷花的幽香一阵阵吹了过来，吻着我们热汗淋淋的前胸、后背、额头、腿肚、胳肢窝……叫人好不自在。舒展一下腰肢，似仍驱逐不了奔波一夜的疲劳，于是我们趁魔鬼还没有睁眼起床之前，就势在滩头坐下歇了歇。

突然，我们身边不远的芦苇丛里传出“噼啦”“噼啦”拨



击水面的声响。大伙顿时都支起了耳朵。

“鱼！鱼！”不知谁咋唬开了。

一说是鱼，我们一些年轻战士可来了兴致，好象这不是在危险重重的敌占区，倒象在自己家乡的清水塘畔。

“我说这准是条大鲇鱼，少说也有五六斤。”又有谁搭腔。

“不，鲇鱼不喜欢动，是大草鱼板子。”

“我他妈这就把它逮来。走！谁跟我去。”

“走！”

“走啊！”

……

一片应和声下，十几双不知疲倦的脚竟然不顾一切地向湖边芦丛挪动着。他们还没走到湖边，万万没有想到，从芦苇丛里霍地钻出一大群人，一个个掂着家伙，使劲地叫骂着什么，扑了过来。我隐约辨出有这么几句：

“别让狗日的跑了，要活的不要死的！”

“抓住这些龟孙，扔到湖里去喂鱼啊！”

“谁鱼叉上不见血，谁就是蠢种！”

“……”

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人？我心里擂鼓似地怦怦在跳。确实，突然遇到这么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还是头一次。不过，稍一冷静，从这些粗野的叫骂和不成队形的举动上判断，觉得象是渔民。可是，上级不是告诉说这里的渔民很有觉悟吗？怎么初来乍到就给我们个下马威？莫不是我们的

行动走漏了消息，敌人冒充渔民……我让大家作好了战斗准备。大家也早已身不由主地上了枪刺。

人群越来越近。已经看得见他们黑洞洞的鸭枪口，亮闪闪的鱼叉尖和光溜溜的脚丫子，看得清他们破烂的衣着和黝黑的皮肤。

我见他们没有一人拿军用枪，心下稍宽松一点，想来不定是个什么民团。怕发生意外，我告诫大家不准开枪，便急步迎了过去。

“喂，不要误会，有话慢说。”我大声喊道。

可是，好雨落到荒田里——白搭。他们人多乱杂，光知道往上扑，谁也不听我说啥。我的心止不住地直发紧。转眼间，百把鱼叉、鸭枪，把我们围了个不透风。

“料到你们一早要来，我们在此已等候多时了！”人群里响起一声炸雷。这是一个膀宽腰圆、眉粗眼大、满脸络腮胡子的汉子。

“老实说，胡孝良派你们来干什么？”这汉子胡子一扎煞，活象一百单八将里的黑旋风。

我一阵茫然，刚要开口解释，忽地一二百件铁器同时弄出声响，给我噎了回来：“说！快说！不说要你的狗命。”

我哑了哑嘴，正要再说，黑旋风身旁两个姑娘却又抢先发了话：

“黄鼠狼给鸡拜年，还能安啥好心！”

“爹！别跟他们罗嗦，收拾了他们算啦！”

黑旋风没有作答，只是浓眉怒展，步步进逼。一二百个

喉咙紧跟在这打头人的后面，一个音地呼啸：

“收拾了他们！”

“把枪放下！”

“叫你们狗东西有来无回。”

……

我们的战士见这般无理，早来了火气，没等命令，就端起刺刀，一个个额头上崩出“川”字，摆出了要格斗厮杀的架势。有个愣兵叫张登高，性子暴烈，好骂人，打仗有种，人家都说他是张飞的后代。这时他刺刀一端，大喝一声说：“谁敢近前一步，老子就叫他一边凉快去！”这还了得，人群一声吼，非要揍他不可。有一支梭镖举起，迎着他的脑门眼看就刺了过来。张登高一句：“奶奶的！”端起刺刀就要以牙还牙。一场流血事件眼看没法避免了！惊得我脑门上渗出了一层冷汗。但我们游击队的参谋长许言语正好在近处。别看自个儿清瘦，身段矮小，却很精明利落。他手疾眼快，一下子把张登高的枪按了下去。转眼再看对方，梭镖也被络腮胡子一把抓住。一场动家伙的冲突虽然没有发生，但暴怒的渔民看到张登高要动枪，火气更大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我们队伍，非要用拳头教训我们，夺我们的枪不可。

双方刚撕把到一块，正在搏斗时，突然渔民的背后乱了起来，有人在喊：“他们又来人啦，快跑吧！”但接着又有人喊：“是张运海，张运海回来了！”

黑旋风闻听喊叫，闪出人群，抬眼看去，果见一小队人马从大堤上往这奔来。当头的那汉子足有七尺，膀宽腰圆，

身穿白褂，手提二十响匣子，边走还边喊道：“乡亲们，别误会，都是自己人。”

黑旋风看得真切，听得明白，果见是张运海，真个惊喜万端。张运海，是微山湖边的夏镇人，湖区一带的渔民，没有一个不晓得他的。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前，他在这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；鬼子进犯中国之后，他组织起了义勇军壮丁队，后又拉起杆子成立了微湖游击队，和铁道游击队并肩战斗，是个敌人闻风丧胆的“湖上飞”。但英雄难敌群匪，前些时日，敌人内外夹击，使微山湖一带的革命力量几乎丧失殆尽。张运海也只好暂时撤到湖西单县。这次我们进兵微山湖，党委又专门把他派了来任副大队长。到了湖边，他听说我们和什么人遭遇上了，这才火速赶了过来。他凭着多年的湖上生活，一眼就认出这是些渔民，便急忙作了解劝。

我刚喝住部下，那边黑旋风也向自己的人马发出“住手”的号令，转而一哄而起，呼啦啦迎着运海奔了过去。

“运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黑旋风上来抓住运海的手，激动得直摇。

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手里拎着根梭镖，朝这里边走边喊：“运海，什么时候来的？唉！什么时候？”

“刚刚到，刚刚。”运海分外激动地朝那老人点了点头，又转向黑旋风，深情地问道，“乡亲们都好吗？”

“好，可就是狗日的坏种老欺负咱，你怎么早不来呢？”黑旋风激动中含有责怪。

“是啊！是啊！”白发老人一颠一颠过来附和道。

“这不来了吗？哈哈，不光我来了，还有咱们的主力部队哪！”

“主力部队？在哪？”

“就在这儿啊！看，那就是郑大队长，那个是许参谋长，都是老红军。”张运海伸手指了过来。

黑旋风这下可闷了膛，和渔民们一样，惊喜得没法，羞愧得要命。他毕竟是个憨厚、坦率、磊落的汉子，上来一把握住我的手，眼也不敢直着看我，只是一个劲儿负疚地说：“您可莫见怪，确实不知道是自己人，谁要知道是龟孙。”

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。大家面色也都恢复了平和。好在一阵厮磨，人员、枪支并没伤损，大伙并无怨恨。从刚才惊心动魄的场景，我联想临行时首长的嘱咐，此刻才感到这里确实酝酿着一支强大的力量。我正要打探这渔民领头人的名姓，只听张运海主动介绍说：

“他叫赵大，是这一带湖上有名的侠义人。”说着，张运海伸出拇指，指头冲了冲这位彪形大汉，“大字不识，但能呼风唤雨，连敌人也怯着他一头。”

我以钦佩的眼光投向赵大，赵大似有点不好意思，摸着黑碴碴的下巴只是嘿嘿傻笑。

“你们一口一声胡孝良，这个胡孝良是谁？”我想起乡亲们刚才嚷着的这个人名，不由得问道。不料，两个眉目清秀的姑娘从赵大旁边伸过头来一人一句地搭了腔：

“日本鬼子的走狗！”

“渔霸胡大麻子的大儿。”

“今几个要真是胡孝良带这几个人来，我看，非让你们给收拾了不可！”我逗趣道，无意中眼光扫着了拿梭镖的小伙。

小伙大概是仍在惦记着刚才的冒失举动，难为情地搓起手来。

参谋长许言语似乎猜透了小伙的心思，拍了拍他的顶门心，爽朗地笑道：“这就叫不打不相识，英雄都是打出来的嘛！”突然他转了个话题，“哎！你们说在这里等了多时啦，你们怎么知道胡孝良今几个会派兵来呢？”

小伙两眼直瞄张登高，脸涨得通红，为了赶紧把话题从自己身上引开，忙说：“我讲不清，要说，还得请赵大叔。”

赵大抬眼看了看东方，欲言又止。人们这才注意到，东方一片火红，天已大亮。碧波荡漾、芦荷争翠的微山湖，正象显影盆里的风光照，展露出美丽的容貌。远远望去，沿着长长的湖岸边，鬼子的碉堡、炮楼也都露出了轮廓；公路上，鬼子的汽车已开始蠕动。赵大的胡子耸了耸，眉毛一扬，以主人的风度，说道：“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。走吧，到我们渔家船上去吧，那里安全，也有吃喝。先填饱肚皮，我赵大再一五一十地讲给你听。”

赵大，祖辈以打鱼为生。吃在湖上，住在船上。爹娘就生下他弟兄俩。十六岁上，不幸哥哥被抓了壮丁。他娘哭出了病来，没钱医治，没多久就死了。只剩下他和爹爹相依为命，整天漂泊在湖面，靠打鱼糊口度日。可黄鼠狼专咬病

鸭子。娘死后的第二年，爹爹因交不起鱼税，被渔霸胡大麻子一把推到了湖里，就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好端端一个人家，就这样几折腾，只剩了一个十八岁的赵大。想起这些伤心事，赵大常跑到苇岸边爹娘的坟头前哭。可是，光哭又有什么用呢？

赵大有个表叔，叫刘先勤，为人心眼实，待人厚道；见表侄一人孤苦伶仃，怪觉难受。他想到自己船上有两个闺女，就与老伴芦氏商量，想让大女儿刘英到赵大船上当个帮手。芦氏是个通情达理、十分和善的妇人，见说也没有意见。一给女儿说，刘英也满是乐意。爹娘哪里知道，这个长得好看又勤快的姑娘，早就相中了刚强、正直的赵大，正巴不得天天和他在一块呢。如今见爹娘又拨她去做伴，哪还有个不喜。不过，姑娘家心细，喜也只是在心里，表面上还舍不得让爹娘多辛苦似的，不肯过去。直到第二年，热心的姑娘悄悄托舅母给作了个媒，才和赵大在船上拜了天地。

时光象流水一样过去，转眼就是十八年。在十八年的苦日子里，赵大和刘英相处得十分和美。结婚第二年，一胎生下两个姑娘，大的起名叫赵凤梅，二的起名叫赵凤春。两个姑娘长得一模一样，大眼睛，细眉毛，瓜子脸，眼下都已长大成人，谁见了谁都夸准能找个好婆家。赵大夫妇自然也很是喜欢。谁知姑娘俊了惹眼。微山湖上的渔霸胡大麻子，有一回乘一只小船，带两个人到赵大的船上收鱼税，看到了凤梅和凤春，一下给愣住了：呀！微湖上竟有这般好看的姑娘？！原来，胡大麻子是一个玩弄女性的色鬼，这在微山湖

上早已臭名远扬，几乎无人不知，没个不晓。不少姑娘、媳妇一听说他到，抓起锅灰就往脸上抹。他呢？能搞上手的，就搞；搞不上手的，就转让给日军、伪军。他依仗着家里有几条枪，又有一个在伪军里头当官的儿子撑腰，什么缺德事都敢干。眼下，胡大麻子在赵家的船上，见赵大不在家，少了一个怕脚，就来了那股酸劲。他那马蜂窝般的麻脸上挂着奸笑，直往姑娘身边凑，大嘴一咧一咧地叽咕着什么，上去就要捋姑娘的辫子，摸姑娘的胳膊。凤梅的娘刘英一看不是事儿，刚要过来打横，机智的凤梅也看出了板眼，有意识猛地一甩辫子，用辫梢向麻脸的眼角上打去，不偏不歪，正好打在了他的右眼珠子上。胡大麻子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却不气恼，用手揉着眼，讨好似地说着：“不咋不咋，刚扫着一点皮。”不知趣地竟还是往上围。眼看胡大麻子就要把凤梅搂在怀里，刘英婶不干了，上去一把抓住胡大麻子的后衣领，拖出船舱，厉声说道：“要鱼说鱼价，要税说税务，你缠磨两个小姑娘作甚！”胡大麻子的麻脸一拉搭，正要发威，转眼却又变了调子：“嘻嘻，我看这闺女长得怪乖巧，逗逗玩，就我这样的，还能起啥心？”两姑娘这时也出了舱，说了声：“谁有工夫听你胡诌！”一齐用力把他推了出去。胡大麻子一仰一弓落到自己的船上，摸着两姑娘推过的地方，还想说什么，却见那边两姑娘驾起渔船，直向湖心驶去。

胡大麻子闹了个没脸，回家后一直闷闷不乐。这在他的桃花账上，还是最晦气的一笔哩。他怨恨自己嗅觉不灵，有眼无珠，这么美丽的两朵鲜花就在眼皮底下，可是迟至今日



方才见到，要不，早就摘了过来，任己摆弄了么，他反而觉得赵家的火气太盛，不禁恼怒起来，哪有如此不识抬举的？他挖空心思，想点子，胡乱地翻查起账簿来，不知从哪一本翻出赵大欠鱼税八担八。于是，他又一次追到赵大的渔船边。这次他气盛得很，就是要收税，交不起就拉来个大闺女抵债，哪个都中。你说是土匪拉户也中，绑票也行，反正是目的一定要达到。

“赵大家里，你有一年多没上鱼税了，是不是把钱都搁成堆，放在舱里了？一百三十五万，快快拿出来吧。”胡大麻子不等船靠近，就喊了过去。

赵大从舱里走了出来，又立在船头，两道板刷眉一耸，从黑碴碴的胡丛里挤出了两个字：“来啦！”

胡大麻子原以为还就三个女人在家，没想到赵大会在船上，身子不由得有些不自然。可是，戏已开了台，怎好立时收场！他缓和了一下调门道：“老赵在家啊，你这鱼税可是该交了，都一年多啦。”

赵大对胡大麻子的为人，早就有数，强压住怒火：“我这船改货船两年多了，专卖些油盐酱醋和阿司匹林，妻子儿女早都从了医，交的哪份子鱼税？”

胡大麻子这会儿也记起了上回这条船开来时确实实装的全是货，而且还清楚地记得凤梅给一个渔家小孩包扎过脚伤。他有些语塞了，可是转而一想，无毒不丈夫，便凭着仅势，强词夺理：

“我说的是你们打鱼时留下的空账。就是不打鱼，做小